□散文

雨中走仪陇

叶延滨

这里是川东北的仪陇。四月的春风，在大巴山的群山里荡漾。春山如浪，波浪中青翠的春树婀娜婆娑，透出沁人的春意，让人沉醉。醉在如纱飘动的云雾中，来去无声的春雨，把醉人的春意，星星点点地洒进心田，让人动情。动情地望着这片青葱翠绿的山水，好像梦游在一幅水墨丹青。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一派和平安宁的景象。而我此行，却因为仪陇曾是血与火的苏区，曾为中国革命送出了数以万计的战士。在这些战士之中，有两名战士每个中国人都认识：一个叫张思德，一个叫朱德。从士兵到元帅，仪陇这块春雨滋绿的土地上，走出多么令人敬仰的士兵序列啊。张思德这个普通士兵，在仪陇城里有一座纪念馆。为一个烧炭而亡的士兵修一座纪念馆，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张思德只是普通一名战士，没有赫赫战功，身后却让家乡人民建起一座“张思德纪念馆”。原因何在？原因是这个士兵的死，引出了一篇千字悼文。这篇千字悼文有个大题目：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让一个穷人的党坐了天下。这五个字的大题目，让一个革命的党，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这五个字的题目，今天还摆在每个执政者的面前，像一块不可丢弃的压舱石！一辈子践行“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的楷模，也是一位仪陇人。这个人从士兵到元帅，一步一步向前走，留下的足迹让后人景仰。他就是130年前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那个人，那个叫朱德的仪陇人。

朱德此刻站在我的面前，站立的是“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前的塑像。高大的塑像背后是朱德纪念馆，纪念馆旁有泥墙瓦屋的朱德故居。纪念馆陈列的图片和实物浓缩了这位共和国元帅90年不平凡的人生。参观中，工作人员还向我们详尽地一一指点这个山坳里一些有象征意味的景物。纪念馆前有一块山岩，解说员说：“这是铁锤镰刀山，上面是一把铁锤，下面是一把收庄稼的镰刀。大家看，像不像？”按照她的指示，越看这山岩越像一把铁锤放在镰刀上。纪念馆背后有座琳琅山，解说员说：“纪念馆建设中，有人从空中看这座山，它的五道山梁向外伸展，就像一座五角星。”风景总是有心人方能看出味道来。说山如五星，还说巨岩如铁锤镰刀，透出来的是仪陇人对家乡出了个总司令的那份自豪。

说朱德这个总司令经百战，带大军、得天下，最说明玄机所在的，还是展橱里那根“朱德的扁担”。这就是我小学课本上的那根扁担，放在仪陇，也就放稳了。古今中外，得天下的总司令和大将军，何其多哉！然而，能让13亿人的国家及其所有的孩子，知道他们的开国元勋的总司令叫朱德，就是这一根扁担！扁担不说话，但比所有的语言更有说服力。在井冈山红米饭南瓜汤的艰苦创业时期，职务最大的朱德欣然扛起扁担，和士兵一起挑粮担菜。我们常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朱德就是以平等待兵之“德”，得所有士兵之心，带领劳苦大众得天下的总司令啊。回想朱德一生，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军事史每个历史节点上，几乎都有他的名字：护国运动、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万里长征、八年抗战、三大战役……但朱德好像没有气吞天地的豪言壮语，也没有惊动鬼神的奇谋神略，他就是一个带着士兵冲锋的兄长。我在贵州习水的青杠坡烈士纪念碑前听到一个故事：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想进入四川，在青杠坡与强敌遭遇。敌强我弱。在红军总部将被包围的危急关头，朱德亲自率兵冲上前沿拼杀。急得毛泽东下令，把朱老总给我抢回来。朱德夫人康克清提着两把盒子枪，在火线上找到朱德，把他拉了回来。青杠坡一仗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四渡赤水是长征中的重要战役。我到了青杠坡，听年轻的讲解员讲了朱德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这是一个怎样的总司令……朱德的扁担，是朱德精神最实在的一笔，那深深嵌在扁担上的印痕，让朱德这个总司令有了一支与所有统帅不一样的“权杖”：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士兵的兄长，一个百姓的子弟——这就是朱德带出来的军队，能够得天下的根本啊！若是忘了，若是弃了，天下安在？

走出朱德故居，院坝外的山道两旁，种满了桂花树。猜想秋风起时，满园金桂飘香，令人心旷神怡。桂花树经春雨滋养，如沐浴后的少男少女，神采都在每张叶片上飞扬，由里向外透出青春的气息。走在花树丛中，不禁让人想起晚年的朱德和兰花的故事。

一位咤叱风云的元帅，偏爱那幽香清瘦的兰花，当年我从坊间听到朱老总的兰花故事，开初十分不解。朱德一直钟爱兰花。据朱德自述中说，他去考讲武堂，一路上看到有一种白色的花很漂亮，当时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别人告诉他是兰花，他就挖了两株带在身上，从此他就喜欢兰花了。虽一直喜爱兰花，但晚年的朱德与兰花为伴，也有特别的意味。一种说法，兰花寄托了朱德对湘南起义时的妻子伍若兰的怀念。1929年2月1日，红军途经江西寻邬县吉潭，遭国民党刘士毅一个团包围。朱德率警卫排同敌人展开激战。妻子伍若兰为保护朱德和毛泽东等军部首长的安全，率战士从敌人侧翼进行突击，将火力引向自己。朱德和毛泽东等军部领导脱离危险，伍若兰却陷入敌军重围之中，弹尽负伤被俘，押往赣州。8天后，年仅26岁的一代女英豪，在赣州被敌军杀害，她的头颅被押送湖南长沙城示众。她的牺牲令朱德十分悲痛，朱德曾向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介绍说：“她是一个坚韧不拔的农民组织者，是一个又会搞宣传、又会打仗，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难得女子。”朱德一生写了40多首咏叹兰花的诗，其中，在新中国成立后重上井冈山的那首堪称佳作：“井冈山上产幽兰，乔木林中共草蟠，漫道林深知遇少，寻芳万里几回看。”细品诗中的后两句，能让我们体味出老帅心中那份深情和怀念。朱德晚年喜爱兰花，还有另一种说法值得一提。朱德外孙李建在《名人传记》杂志2014年第三期上的文章《我在爷爷朱德身边十五年》中写道：“在一个解密的资料里，我看到过这样一个细节：在一个特定的会议上，一位老同志对爷爷说人不得志的时候喜欢兰花，爷爷说你说我不得志我就不得志吧。”这段对话意味深长。晚年的朱德，在“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和“文革”“四人帮”横行时期，从政坛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壮士暮年，洁身守德，与兰为伴，君子大节。

春雨醉，醉了仪陇的山水，也醉了我这远来的游客。匆匆地来，匆匆地去。春雨如在洗印记忆的胶片。

春雨醉，纷纷扬扬的雨丝，织就醉人的思念，思念那个从这里走出去的，那个叫朱德的佃农儿子……

朱德故里仪陇的朱德像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散文

心想喜鹊

宋晓亮（美国）

儿时，妈让我猜的头一个谜语是“打南边过来个点头点，白嗉儿、黑豆眼。”我想都没想，张口就说：“是喜鹊。”老家那方天地间，可谓盛产喜鹊呀！

爱喜鹊不掺假。“喜鹊叫，好运到。”在我童年的心田里像是刻下了深深的印记。而老家的院墙外，那棵粗壮茂盛的红杏树，更为喜鹊们提供了随时歌唱的“大舞台”。至今不忘，我5岁那年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清晨，从杏树上飞下几只大喜鹊，围着我家院落一唱再唱。我手舞足蹈地问妈妈，它们在唱什么呀？妈说，来报喜。

我佩服妈妈，她怎么一说一个准儿！到了中午，爹就拿回一封信，拆开一看，我大姐要从大连回来了。获此喜讯，把我高兴得逮谁跟谁说：“我大姐要回来啦！”

自此，喜鹊是喜庆、吉祥和幸福的象征，也渐渐地变成了我的“心灵图腾”。

时光荏苒，我长大了，从山东嫁到北京了。感觉中，北京的喜鹊比老家的还要多。日常所见，有灰喜鹊，其颜色蓝绿发灰；山喜鹊只是黑白两色。不管是哪一种，我均视为“山东老乡”。一听到它们的叫声，那份亲切、那种兴奋，会让人精神振奋、心情舒畅。

上世纪的80年代初期，在丈夫只身赴美奋斗的日子里，留守北京的我，领着一个小秃小子，若少了喜鹊的叫声，挨过那孤苦而又漫长的1360多个夜与昼，该有多难！那时，我因不知啥叫高速公路，生怕常在美国高速公路上驱车奔跑的丈夫安全不保，加上那年间的电话费每分钟须美金3块多，如此这般，报平安之重任就全落在了“鸿雁”的翅膀上。

鸿雁如同喜鹊，在我心目中。常为我家报喜的正是身着绿装的投递员，50出头的王大哥。“鸿雁”大哥知我盼信心切，只要我夫有信寄来，他一进我院儿，必放声高喊：“快出来吧，美国来信了！”有时，在我外出的路上也会被王大哥叫住：“先别急着走，等我看看有没有你的信。”出于对王大哥的感激与感谢，我提笔为他写下表扬信送达甘石桥邮电局。两周后，王大哥跑来告诉我：“我被评为劳模儿啦！”我抱拳恭喜。“鸿雁”乐得合不拢嘴：“我说这几天喜鹊老追着叫个没完呢！”

中国人愿把喜鹊视为吉祥鸟。喜鹊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说喜鹊文化起源于春秋时代。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美丽的传说：“牛郎织女七夕天河鹊桥相会”的神话故事，实为妇孺皆知。而那一幅又一幅的“喜鹊登梅”图，更是“画遍”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仅如此，看民间的绘画、对联、剪纸、小说、散文、诗词及歌曲、影视、戏曲等方面，哪个能少了喜鹊的参与？

我定居美国近30年了。在这超出1/4个世纪里，等候喜鹊唱枝头的记录至今还在这儿空白着。我预用“美国没有喜鹊”作题，可到网上一查：除南极洲、非洲、南美洲与大洋洲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想见喜鹊，不是梦。

以此推论，美国有喜鹊呀！那我所居住的中东部为何影儿不见？据说，喜鹊是适应能力比较强的鸟类，在山区、平原都有栖息。但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是，人类活动越多的地方，喜鹊种群的数量就越多，而在人迹罕至的密林中则不易见到它们。

明白了，尽管我每天活动在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但由于所处社区人少林多而令喜鹊不愿光顾、不青睐。见不到喜鹊并不影响我想念喜鹊。哪怕是空想，也会让人怀有美好的期盼与向往。

□诗词赏鉴·大好河山

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

宋·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词赏析

钟振振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着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浪空阔。尽吸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词人出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兼广西安抚使，在任颇有声绩。但由于朝中政敌谗言攻击，次年便被罢官。北归途中，于仲秋时节过洞庭湖，作此词纪游述志，时年34岁。

“青草”，青草湖，在洞庭南。“素月分辉”，月亮倒映水中，光辉分身为二。“明河共影”，银河与其水中倒影共存并见。“表里”，表即外，指天空；里即内，指湖水。“悠然”二句，谓洞庭秋夜的美妙及其所包含的玄机，我已领悟于心，却难用语言来向别人述说。“应念”三句，自谓在广西一年，虽然孤独，却坚持操守，如明月自照，襟怀坦白，肝胆皆似冰雪般莹洁。对此，知心的朋友当能想见并理解。因遭谗罢官，故在此剖白心迹。“孤光”，月光。“萧骚”，形容稀落。“稳泛”句，安稳地泛舟于青苍、空阔的洞庭湖上。“尽吸西江”，唐代高僧马祖曰“一口吸尽西江水”，指融贯万法。（见宋僧道原《景德传灯录》）。这里借其字面，说自己要把西江水当作酒全部喝干。西江，长江自西来，与洞庭湖相会于今湖南岳阳。“细斟北斗”，《诗·小雅·大东》有“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句谓北斗七星形状虽像一柄长勺，却不能用来舀酒。屈原《九歌·东君》反其意而用之：“援北斗兮酌桂浆。”这里从《九歌》化出，说自己要用北斗为勺来细细斟酒。

词人笔下的洞庭夜色，多么寥廓、多么美丽！秋高气爽，风平浪静。皎如玉镜，莹若琼田的三万顷湖面上，点缀着词人的一叶扁舟。月亮、银河倒映在碧水中，天光湖影，上下澄明。置身在这样纯净的境界，还有什么人生得失和烦恼不能消释？他想到自己年来在岭南海北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为了国家、民族，孤忠耿耿，一如中天朗月，顿觉心安神怡，宠辱不复芥蒂于胸。于是，他要援北斗为勺，挹西江为酒，揖天地万物为宾客，开怀畅饮，扣舷长啸，对彼清景，醉此良宵。从构图来看，是万顷波光吞没了一叶孤舟，人在自然面前显得像芥子那样渺小；但就主观抒情而言，却是词人的方寸之心吐纳着整个宇宙，万象受其调度、供其驱遣。就在这虚实两幅画面所呈现的“人”和“自然”的不同比例关系的对照中，全词元气淋漓地展示了一种天人合一而人为主的特殊的崇高美。

□散文

都江堰的茶马余音

李咏

在著名的都江堰，藏着一条特别的老街。

偶然发现这条老街，是在玉垒公园附近。熙熙攘攘的人潮中，忽然看见路边有一个古旧的拱形青砖门洞，里面人迹寥寥，只有“几”字形的青砖盘旋而上，竟像一段斑驳的城墙。

城墙之上，搁着一片晴碧的天空，白云丝缕，伸手欲摘，我转了几个弯跃到顶上，眼前“唰”地一下豁然开朗，只见一长段开阔疏朗的老城墙逶迤而去，没入青城山间。

眼前的城墙俨然有序，青砖之中细细晃动着油碧如丝的浅草，城墙边沿直接两旁绵延的屋顶；瓦片上青苔湿厚，甚至能用手指摁下深深的指印。这种凝结着岁月风华的隐世气度，“藏”的韵味大于“显”的气魄，让人隐隐觉得眼前的景致大有来历。

回到成都后，我专门去几座图书馆查询一些资料，又请教几位在民俗研究方面大有造诣的专家，方才明白我在都江堰无意中发现的，居然是一段源于唐宋、起于明代的古墙遗址。而墙边的小街原名“西正街”，历史比这城墙还长。据说是当年李冰治水时百姓踊跃相助而开挖的运输山道，之后成为“南方丝绸之路”入藏的起点，是典型的“茶马古道”，也被誉为古来茶马“第一街”。

踩上石板路面的老街，街边的民宅多为一至二层的木结构，是一种有着上百年历史的“穿逗房”。沿街拾级而上，尽头就是玉垒山。玉垒之外皆藏羌，作为地势扼咽之处，这里历来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直到迎来旷世奇才诸葛亮。面朝玉垒之外莽莽群山，背靠蜀军百万雄师，眼前本是必赢之争，这位一代谋略大家偏偏轻挥羽扇，用他无双的智慧选择了出人意表的“和”！于是一笑泯恩仇中，关名“镇僚”改为含义深远的“僚泽”。自此，关外少数民族和汉族民众开始自由通商，西正街作为日渐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商旅驿站，为“茶马古道”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正”这条历史上几不可闻的小街，居然上接“南方丝绸之路”入藏的松茂古道，汇于繁华的长安，遥指古代波斯浩瀚的沙海；下启蜀身毒道，贯穿整个云南，直达古代印度璀璨的文明。自3000多年前古蜀人开采岷江所产“岷山玉”制成玉器祀神，这种流传至今的玉石文化和绵延古蜀数千年的茶文化、中药文化一起，经由眼前这条不过数百米的古街，曾贯通和联系起人类四大文明的巅峰，这种神魂与气脉的磅礴流动恍如一个草书的“龙”，由微观中折射出我巍巍中华的大国气象，使人不由得心中一凛！

正是在这种“融会贯通”的格局影响下，这里曾经诞生过一种形态奇异的城墙。这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都极为罕见，其目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阻隔防御，更像一种充满和平意味的邀客来家。

唐宋时期，灌州已有一定规模，邑人以巨木植于城周，形成栅栏，以保城池安全。宋代元祐年间（1086—1093年），永康军判官刘随让百姓环城密植杨柳数十万株，形成柳树屏障，以护城池。

就这样柳枝依依，在这座古代枢纽重镇的东南西北柔情飘拂了400余年。

遥想那些时候，南来北往的客商牵着沉沉的马队迤逦而来，疲惫交加间，忽然看到前方翠意盎然一片，“灌县到了啊！”于是，他们的眼神和心灵也跟着这飘拂的绿色慢慢柔软了下来。虽是异乡，但这种不作防备的姿态却给人一种友邻的温情，颇有几分“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热切。而当他们一番忙碌离开这里时，也许相送的友人又会顺手折下一枝细柳送别。要不怎么顺着丝绸之路的延伸，在敦煌出土的古代民间曲子抄本上就有折柳的深情与不舍呢？

这样的翠色折之不尽，一直到了明代弘治年间（1488—1505），知县胡光才筑土砌石成墙，高1丈6尺，周8里，城墙东、南、西、北各设宣化、导江、宣威、镇江四门，奠定了今日都江堰市的基本格局。

漫步其上，只见城墙两侧重重叠叠的青瓦屋顶飞檐斗拱，好像密密匝匝的青鱼正在向着同一方向声势浩大地洄游。左临伏龙隘口，泯江之水奔腾浩荡；右贴玉垒山巅，万千风物美不胜收。

就这样信步走了几十丈，好像一段信口吟下的小令，还没尽兴，城墙就戛然而止，前方尽是一片重重叠叠的民居。我坐在一家古风茶楼里品着功夫茶，泡茶的小姑娘一边奉茶一边笑吟吟地告诉我，我身后那幅旧砖墙就是古城墙的一部分，古墙从来就没消失，它只是融进了老百姓们生活的一部分，“几十年前好多人家都依着它修了房子。”

按照地方志记载，民国时期这里的古城墙就损毁于战乱，人们一度以为古城墙已经不复存在，直到“5.12”汶川大地震后，政府重新规划打造这一片古城区，古城墙仅存部分才又重新得见天日，而西正街上的茶马古道也同期重新打造完工。

漫步西街之上，日头从吹拂的树影和飘摇的茶幌之间悠然落下，我遮在眉心的手指划过斑驳的光影，能将西街上的门牌一直数到212号。而一些门洞又幽中藏幽，延伸出“附一”“附二”“附三”号的别样光景来。这些缝隙之中幽微的缝隙，任意穿插进去可能又是一个古老的庭院，就连当代国画大师董寿平故居都悄然隐匿其间。

遥想古时的西街，气韵该是多么的流动——除了驿站、货栈、牲口棚，还有玉石铺、铁匠铺的叮叮作响，以及随之而来卖汤圆的、点豆腐的、打棕垫的、编篾筐的……南来北往、各种口音的吆喝此起彼落，间或夹杂着骡马的轻嘶与牦牛的低哞，日出上路，日落归栈，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的图卷。